

5

长篇  
小说卷




木青 WENJI  
文集

---

MUQING

永裕街轶事

春风文艺出版社



木青 WENJI  
文集

MU QING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第一章

### —

一九四七年，当沉重的历史车轮撞开冰封的黑龙江西满大门时，铅灰色的天空依稀还弥漫着呛人的战火硝烟，那是人民解放军为巩固东北根据地，继而向南挺进而采取的壮烈行动——剿除活跃于整个西北满的大帮胡子光复军，达到基本廓清敌特势力的目的。然而战后，尽管那要求隐藏的敌伪残余分子限期到指定地点缴械报到的告示已贴出好久了，“报到者”也稀稀拉拉不断，但明眼人清楚，深埋的敌人还在深埋着，绝不可掉以轻心。不过一般善良人还是以为胡子没了，天下也太平了，别再动枪动炮了，人们已对战争腻歪透了。就在这种太平欲望下，人们仍不时听到某某被逮去的传闻，就连小小的第四完全小学校，也抓走一个数学教师，而且不多天，便被毙在西大桥下了。据说这老师是隐藏的特务，十分狡猾。

这是西满重镇松江市不安静的冬天，那裸露的树枝，好

似一双双青筋暴露瘦骨嶙峋的手臂，指向天空。那仿佛伸手可摸的铅灰色沉云，就跟棉花团儿似的堵着人们的嘴，迫使行人习惯性地喘粗气，好像冬天本该如此。

秀气而腼腆的邢力，左肩挎着与众不同的用军黄布头扎制的书包，和其他放学的同学一起，涌出“四完小”校门，他正要沿群楼大街往北走，忽然想起什么，刹住脚，侧身让后出来的同学过去。不一会儿，两个齐耳短发，彼此紧靠着的女同学于芝兰、佟世秀出现了。这是他的同桌“老对子”，右边那个团团脸儿、大眼、尖鼻子的于芝兰先看见了他，随即用挽着的胳膊轻拐一下走路喜欢低头，长得像年画仕女样的佟世秀。很快，三双愉快的目光交叉到了一起，权作道别。这在封建意识还相当浓的一九四七年，已属离经叛道了。邢力眼瞅着她们穿过马路，走进对面八路军被服厂胡同，直到走没影儿，才不情愿地拔腿向北去，脚下像对谁赌气似的踢开那路边石子儿，他多希望自己家也住在于芝兰、佟世秀住的永裕街呀，那样他就能和她俩一起上下学了。正这么想着，忽听身后有谁喊他名儿，忙转身，天哪，竟然正是他心里想着的于芝兰。这会儿于芝兰的脸色异常难看，眼角还挂着晶莹的泪珠，这是刚刚分手时没有的。

邢力忙问：“你咋的啦，于芝兰？”

于芝兰站在几步远的地方，低头哭出了声。

邢力不顾一切地迎上去叮问：“快说呀，出啥事了……”

于芝兰终于从嗓子眼儿挤出一句话：“昨晚儿我爸被抓走了……”

“为啥？”邢力凭着在讷河县当过土改儿童团长的警觉又问。

于芝兰抹着眼泪道：“说他是光复军……还是特务……”

“那到底是不是呀，这可不能随便说。”

于芝兰连连摇头：“我也不知道……我怕不能上学了，今儿个特意来告诉你一声……别再找我。”说完，拔脚跑了。

邢力陷入了沉思，不知该怎样好。按说，纵然社会不安定，作为小学生，该咋玩儿还咋玩儿，不会跟大人似的惶惶然。可同桌老对子于芝兰家出这么大事，他可真往心里去了，他不希望和自己好的人家遭难。

邢力快快不快地往北走，家就住不远的原日本“博役”工厂大杂院儿。“博役”即勤杂工，属下等人。

年初，全家随着突然变成八路军的父亲从讷河县搬进省城松江市，起初住在城南日本人留下的连窗户都没有只剩四面墙的洋房里，后因过于荒僻，尤其时不时地闹匪特，经父亲所在的八路军被服厂努力，七口之家才搬到现在住的“博役”工厂大杂院一间小砖房里，好在穷惯了，怎样都能凑合。

鬼子投降后的讷河，那才真叫“开了锅”，好像连喘口气的空儿都没有，迅即闹起五花八门儿意在保住少数人天堂的胡子帮；也迅即搞起砸烂旧基础建立新政权的“土改”；还迅即收拾一切为伪满干过事儿的“残余”……仿佛都要在一个时辰里解决问题。邢力虽不满十岁，且还面子矮，却被选上土改儿童团团团长，这大概是冲他念过两天书，有时还敢虎啦巴叽玩命这点来的。那带头的人称陈挑水，早先竟舔日本人屁股，如今趁庄稼人还傻瞅着不敢动手的时候，先怏了上去，带人把有钱人地主啥的绑到马市儿拴马桩上，拿日本人常玩的垒球棒子，挨个儿把脑瓜瓢劈两半，然后赤条条地扔进北城壕喂狗，直吃得家狗比饿狼还蝎乎，见活人都龇牙。陈挑水当上农会主任后还有一个发明，叫做“打残余”，

凡为伪满干过事儿的，一律抓到农会后院儿抽鞭子，说只有这么抽才能把鬼气邪气打掉，哪怕是公认的好人，也得挺过这一关。邢力爸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也被扒拉到挨抽的人群里了，后被气呼呼闯进屋的八路军夺下，并给陈挑水一个大嘴巴，指他脑门子道：“在你还向日本人点头哈腰的时候，人家邢志广就是共产党的人了……”这一切，使年幼的邢力过早地成熟。

却说邢力跑回家，见屋里乱糟糟的，特别是平时只有半夜才能回来的爸爸，这会儿也在家，就更奇怪了，忙问：“妈，这是干吗？”他指连脚都下不去的屋地。

妈说：“搬家，明儿一早就搬。”

“往哪儿搬？”邢力不愿离开现在的“四完小”。

“永裕街，顺被服厂胡同往下走到底就是。”妈边干活边说，连头也不抬。

邢力一听往永裕街搬，乐得一蹦老高，于芝兰和佟世秀不就住在永裕街吗？多好的街呀，永远富裕的街。

妈直起腰，从兜里掏出零钱让他上永安里买二斤杂面条。邢力紧紧鼻子，起心不爱吃这种一股豆腥味，吃完舌尖发麻，直觉懈口的面条儿。可作为男孩子排行老大的他，不能带头挑拣，否则比他小的弟弟妹妹会跟着起哄。他磨身出来，见邻居史婶家也在收拾东西，常年流鼻涕的大小子狗剩儿，冲他一个劲儿咧嘴笑：“大哥，这回咱两家还是邻居。”

邢力好个纳闷儿，怎么老史家也往永裕街搬？咋这么巧？

一直守寡，因有哮喘病牙花子发紫的史婶，这时依门口搭话：“还不是因为整个‘博役’工厂都腾出来，给人家广播电台用嘛。永裕街那边又刚好一个院子里有两间土房。说

明咱两家有缘分。”

听说整个“博役”工厂院的人家都要搬走，邢力的心反而不好受了，看来那些从河北来此地割苇编席的人家也得搬了，他们可是些心眼儿好的人，带他进过大苇塘，教他编过炕席，还给他讲过许多闯关东的故事。如今要分手心里怪酸的……

天擦黑了。邢力跑到永安里，一连问几家都说杂面条儿卖没了，他只好再往里边走。这永安里，本是有名的花花世界窑子街，别说小孩，一般正派男人也不来闲逛。自鬼子垮台，八路军进街，因有明令禁止卖淫，表面收敛，背里照样。邢力终于找到一家卖杂面条儿的，赶紧称二斤回返。就在他迈出门槛时，见不远处的墙根儿偎着一男一女，借昏暗的灯光还能看出个模样，男的身穿破旧的昌蓝色大褂，抄手端肩，黄皮拉瘦，下巴颏儿搭在身着小缎子袄、脚蹬绣花鞋、一脸胭脂的女人肩上，好像不这样就会倒下去似的。或许见邢力是个孩子，话音并未减低：“求求你了，亲妈，借我一针，实在不行有锅底儿也行，我可要瘾死了，马上就死，马上……”

“你就叫我亲奶奶也没用，八路军抓卖大烟吗啡白面儿的十分厉害，你也不是不知道，一旦逮着不枪崩也得蹲一辈子的笆篱子，你这不是逼我吗？”

“有去死的角儿我去顶，”说着，身子顺墙堆下去，“只要现在给我一口，缓口气，等我到阴曹地府天天保佑你平安发财。快点吧……”

“死鬼，你要让我跟你睡觉还行，这白面儿，可不敢。”

“哎呀，我的亲妈，我现在还有心思想那样？”

女人哈腰把男的架起，拖着腿，哼哼叽叽朝街的深处走

去。

邢力知道大烟吗啡白面儿是啥东西，小鬼子在那会儿，讷河县街上就有抽扎这东西上瘾倾家荡产最后死在阳沟旁的。他想，现在不是解放了吗？咋还有干这事儿的？出于曾是儿童团长的纯真，他反而为八路军要实现的理想着急了，这些病何年何月能根除啊？

等他捧着杂面回到家，妈已把下面的汤炆好了。

## 二

松江市是北方四通八达的商埠重镇，古代商旅出关后有两条可通东北亚的“丝绸之路”，一条向东过绥芬河；一条向西，经松江出满洲里。黑龙江流域属地球上少有的三块黑土地之一，向有插上锹把都长芽的富庶之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曾涌入大批有钱的白俄，还有所谓“日本浪人”，于是形成特有的汉、俄、日三种文化的融合，至今其痕迹到处可见，如房屋建筑、市民穿着、某些舶来语等。再加上这里曾作为历朝流放与藏匿要犯的地方，大森林大苇塘都是天然保护地，还有这里的土著少数民族，如满、蒙、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柯尔克孜、赫哲等民族，向有强悍善骑习惯，后由于战乱和天灾，山东移民大批迁进，形成了此地独特的粗豪之风，有人说这也与黑土地的地气有关。

永裕街在松江市南部，北靠曾是外国浪人经常落脚的龙江饭店；南靠穷人爱逛的“八大市儿南市场”。称“街”有点夸张，叫胡同还贴切点，别说跑汽车，走马车也只能一辆，行人还得紧溜墙根儿。街两旁一院挨一院，近似北京那种四合院，房子也是好坏新旧不等，富点的住砖房，穷点的



住土房。邢力家住的就是土坯平房，坐西朝东，房后即是窄街。因是老房，开门走进黑糊糊的外屋地，就像跳进深坑，一不小心，不摔倒也会吓一跳。不过据老辈人说，这条街自来有些名气，前清时出过文举武举，民国年间还冒出个关东赫赫的绸缎庄大老板，后投靠张作霖张大帅，被日本人视为“不进盐酱的反日派”，将其暗杀了；鬼子统治时，别的地方都出汉奸，惟这条街一个也没有，听说有个穷学生没着没落时给日本放送局（广播电台）当过几天播音员，后来悔不当初硬是把自己舌头咬掉了。

邢力为自己家能搬到这条街而庆幸，但原因还不是由于沾了这地气的光，而是考虑像于芝兰佟世秀这样出类拔萃的同学家大多住在这里。果然，搬家后的第二天早晨，他背书包刚出院门，就被一个显然比他大的学生挡住了去路，操公鸭嗓发出一连串地问：“你是刚搬来的？叫什么名？在哪个学校念书？你爸是干什么的……”

邢力好像没听清对方都问了些什么，只凭习惯觉得应该告诉对方什么：“我叫邢力，在第四完全小学读四年级……你呢？”

“你才小学生呀，我都初中一年了。我叫江东侠，大侠的侠，就住对门院里，谁欺负你找我，咱这条街同学多。”说着，搂住邢力脖子，顺被服厂胡同往前走。邢力对这位努力装大个儿，却既带女孩子细腻又具男孩子侠义性格的中学生大哥颇有几分好感。两人边走边说，好像一下子有许多事情需要沟通，笼罩在邢力头顶的不自然氛围，已在不知不觉间消散了。来到群楼大街口上，两人该分手了，四完小与一中仅隔几百米远。江东侠约定，下学在这胡同口等着，一块儿回家。

作为四年一班班长的邢力，走进教室首先拿眼睛撒目他座位两边的于芝兰和佟世秀，他要告诉这俩要好的同学，他家也搬到永裕街了，往后他们可以一起上下学了。岂料，他的目光落到于芝兰座位时，竟是空的，这时他才真意识到昨儿下学于芝兰哭着告别的分量，他坐下后，小声问佟世秀：“于芝兰没跟你说啥？”他想知道于芝兰是不是把跟他说过的话也跟佟世秀说了。

佟世秀也用同样小声回答：“不知道，我一早去喊她，半天没人应，好像家里没人。”

邢力的心忽地悬了起来。

中午，趁吃晌饭工夫，邢力一口气跑到于芝兰家，先在窗跟前叫，没人应，索性绕到院里，推开了她家门。但见于芝兰一人正趴炕上哭呢。邢力踮脚过去，摸着于芝兰的后背问：“别哭，啊，别哭……”

于芝兰越发哭得厉害，邢力也越发着急，双手直搓：“你倒说话呀，光哭有什么用，我帮你……”这话邢力是随便说出来的，可这大人才说的话，使邢力也顿觉长大了一般。

于芝兰好不容易才唔唔噜噜开口：“听说我爸要被枪毙……”

“这话准吗？”邢力心里一揪。

邢力当然知道剿匪的厉害，不过据大人们说，因被卷进光复军的实在太多，“挨家抓会伤着好人，隔家抓会漏掉坏人”，所以只抓头子和作恶多端的家伙，现如今能抓于芝兰爹，想必不是胡子崽儿。他问：“你爹在光复军里干啥？”

“当会计，小小的会计。啥坏事也没干。”

“真的？你八成也不知道吧？”

“没错，还只干了半个月。”

邢力心里沉了一下，他不相信共产党的章程会说了不算，可现实又使他无法反驳。莫非这里又出现像陈挑水那号瞎整的人？

于芝兰继续哭诉：“听说昨晚这条街还抓走两个，一个是伪满医生，一个是大兴安岭管伐林子的。”

这愈发使邢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掏心说，只要能给好友解除痛苦，让他做什么都行，难就难在于芝兰家里的事一般人是无能为力的。憋了好一会儿，眼泪渐渐流了下来，他太为于芝兰着急了。

好半天听不见邢力说话的于芝兰，慢慢抬起头，见邢力正无言地流泪，心里更不好受，抓住邢力手，连连摇着：“你别哭呀……”自己哭声更大。

邢力用手掌给于芝兰抹脸上泪：“我回去问问爸爸……啊对了，我家也搬到永裕街了，离你家不远。”他好像也只有这么安慰于芝兰了。

这天放学，江东侠按约在八路军被服厂胡同等邢力，可直等到“四完小”学生走光，也不见邢力影儿，心里很不痛快，发誓以后再也不理这个说话不算数的小学生崽儿！

### 三

邢力性子虎，从于芝兰家出来，连饭也不吃，就想直接回校上课。就在他拔腿要往被服厂胡同拐，随便扫一眼自家大门口时，竟见一对男女挎着胳膊从里头出来，再仔细一看，

不禁倒抽口凉气，天爷，这不是在永安里瞧见的那对儿宝贝吗？那个立刻就要被烟瘾死的瘦子，怎么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一定是弄到大烟吗啡或者白面儿了。奇怪的是他们咋跑这儿窜悠来了？心里很是“咯痒”，好像圣地沾上了尿臊气。……等他跑到学校，老师已站讲台讲课了。他尽可说明作为班长的他去看望了痛苦中的于芝兰，可又一想，不去上课也罢，于芝兰那儿正等着着急，何不抓紧时间去问问爸爸，他们八路军万一能有解脱办法，不是帮了同学大忙？

八路军被服厂政委是个小个儿湖南人，大号蒋子干，外号“二关张”，这是冲他交友交心，重情重义起的。西满这地方的人特别讲究豪爽，那不男不女，说话像娘儿们似的，总叫人瞧不起。“八·一五”光复那会儿，这二关张是从延安第一批派赴东北的干部之一，并很快与耿直的山东哥儿邢志广结成挚友，他们话通心通，一拍即合。就是这位“二关张”，闻听邢志广被“贫雇农委员会”打入“伪满残余”之列，并挨鞭子抽打时，三步两步，闯进去，一把薅住陈挑水的脖领子，用“闷机儿二十响”大匣子枪点着他太阳穴喊：“你这个反动派，我要打开你的脑壳儿，看看里头啥色儿，别是蒋介石派来的吧？”直把陈挑水吓得尿从裤角往下流，连说“抓错了，有眼无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如今，这对挚友又同在一个被服厂工作，二关张当厂长，邢志广当被服车间主任，合作得甚是愉快。

这天晌午，邢志广在饭堂打完饭，磨过身，正要坐下吃，二关张在背后说话了：“端到我屋来吃。”

“在这儿吃得，端来端去的干吗？”邢志广说。

二关张俯身在邢志广耳边小声道：“我有事儿。”

“嘿嘿……”这时，会说几句老毛子话，现任被服厂车

间副主任的曹德润，手端饭盒插上了一句，“必是有体已咯要说呗。”

二关张瞥他一眼，冷冷地扔过去一句：“你耳朵倒尖。”和邢志广一前一后走了。曹德润讪不搭地愣在原地，脸色不怎么好看。这人有些来历，在小鬼子老毛子面前都吃得开，但又没大事，汉奸之类找不上他。平时在厂里跑前跑后，很少闲着，腿快嘴快，给人一个不咋的的感觉，就是见人下菜碟，有点滑。

二关张邢志广进到办公室，边拿暖瓶倒水边说：“老曹这人贼眉鼠眼的，爱听人家说话。”

两人开始闷头吃饭，等勺子“当啷”一声扔进碗里，二关张才出声：“老兄，苏联老大哥要走了……”

邢志广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愕然：“什么时候走？”

“明几个天亮前全部撤完。”说到这儿，他沉了沉，又说，“老兄，上级决定，让你当副厂长，负责全厂工作。我这个厂长只不过挂挂名，脑袋和身子都要往市军管会那边移了，你明白吗？”

邢志广让这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决定弄得不知所措，愣愣地看了半天二关张，才醒腔似的说：“明白是明白，就是让我管这么大一摊子心里没底，有你在跟前，我什么都不怕，可你要是不在跟前，我一准会成为热锅上的蚂蚁，不行不行……”

二关张一把拿起桌上的饭碗，里边的勺子当啷一声：“我不听你说行和不行，事情已经决定了，下班前开大会，我宣布！”说完扭头要走，突然又回身叮嘱，“你要讲话，该讲什么，你比我清楚。”说着说着，又似想起什么，走到桌前，伸手拉开抽屉，拿出一把发着蓝光的八九成新的德国勃

朗宁小手枪，连同两联子弹，放桌上，推给邢志广，“这是规矩，到你这一级，必须随身带枪，你应该知道什么时候用它。”

邢志广熟悉二关张的工作风格。此时他再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何况在苏军撤走这段“填补真空”时期，辽沈战场乃至关内绝大部分地区，都在进行着殊死的新与旧、进步与反动的较量和交换，在此非常时期，客气或迟疑，非但不是美德，严重的还可能被视为政治动摇，因而任何共产党人都须有勇挑重担的精神。

时间与效率在战争时期是经过浓缩的。邢志广刚把手枪揣起来，门就开了，曹德润引邢力走了进来：“老邢，你找我。”曹德润两眼快速扫视二关张和邢志广面部表情，好像要从这两张脸上看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东西似的。

邢力走到爸跟前：“爸……”眼睛看看曹德润，显然不便张嘴。

曹德润自然瞧出眉眼儿，忙说：“我走我走。”退出门去。

邢力向爸爸也向蒋叔叔，道出了心中的疑惑：“抓于芝兰爸爸，是不是错了？”

邢志广没言语，等二关张蒋子干说。蒋子干也迟疑了，半天才说：“我没法回答你，邢力，革命是个复杂的问题，所干的事情不可能百分之百都对，至于你同学的父亲该不该抓，我真的没法说，甚至我都不能过问，现在仍属特殊时期，你以后会懂的。”

## 四

鹅毛大雪与夜幕一起降落下来。

这是入冬后的头场雪，起初刮绵软的西南风，随着日头走下地平线，憋足劲儿的寒气便拱了上来，那飘落在脸上的雪，也由棉花变成了刀片，头会儿还是让人痒痒的水珠，转瞬间就割起脸和耳朵了。

邢家爷俩出了被服厂，抄着手，一路小跑往家来。邢力的心还在为于芝兰爸的事悬着，他不解，共产党办事不是钉是钉铆是铆吗？干吗不让问？干吗躲远远的？联想讷河那个竟胡乱来的陈挑水，二关张明明知道他给共产党抹黑，还不撤他职，这到底都是为啥呢？都说他“小，小，还没到刨根问底的时候”，可当初让他当儿童团长时咋不说小呢？

快到了字街的头，但见一个瘦弱的身影站在风雪地里左右晃动，邢志广一眼看出，拉一把邢力，跑得更快：“看见没有，那是你妈！”

邢力妈王淑云每天风雨无阻地出来接邢志广，这已成习惯了，倘有一天不出来，邢志广反会感到不安了。每次，他们都是手攥手说些几乎重复的话：“天太冷，以后别来接了。”“我愿意出来走走，冷点不怕。”

回想当年他们相亲那会儿，还正经有段佳话呢。刚从商校毕业的邢志广，本不愿叫父母为他“包办”婚姻，可老派儿的父母哪能听他的什么意见哪，竟托门子靠友给他从宁安县城接来个满族姑娘，并死活要他成亲。他起初不依，连看都不想看，说非自由恋爱不成。这下，一向看重面子的爹爹急了，人既接来了，怎么还好退回去？再者说，好歹也得看

看哪，实在不同意，也好有话说，咋能硬是往外推呢？就这么，拉了两天锯，邢志广拗不过，总算硬着头皮和姑娘王淑云见了一面，谁能成想，这一瞧，竟瞧上了眼儿。没过几天，就张罗成婚了。这叫王淑云的满族姑娘，本是宁安县城有名的第一巧手美女，做的针线活比裁缝做得还好，剪的鸳鸯戏水图比真的还神，烧的饭菜能让走路的停下来闻半天，求亲的小伙子推不开门，说谁要娶了王家姑娘算烧高香了。皆因这淑云姑娘的老父硬是要从松江市城里找个本分的大户人家，就这么，经人保媒提亲，才成就了这桩婚事。婚后，邢志广老也忘不了头回跟妻子单独说话的情形：开始，王淑云一直把头垂在胸前，啥话不说。最后还是邢志广开了口：“你愿意跟我成亲吗？”

“自个儿说了不算。”王淑云答。

邢志广满以为王淑云会说“愿意”，结果出乎意料地说出他原先就反对的“包办婚姻”，心中不觉暗自满意，又问：“那你要是碰上坏人怎办？”

“认命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你看我是鸡还是狗？”

淑云扑哧笑了：“你啥都不是。”

“啥都不是？那成啥了？”

她又是一阵咯咯笑：“我是说……不是鸡也不是狗……”

“你怕不怕我欺负你？”

“怕！”

“那你怎办？”

“劝劝你，别不讲理。”

“劝也不听，硬是不讲理呢？”

“从你父母的为人看，你不会那样……”



“我要会呢？”

“那……我就死！”说着，慢慢抬起头，眼泪就汪在眼圈里，定定地望他邢志广，好像真要从这张脸上看出什么来似的。

见此情形，本来存心要开玩笑的邢志广，心像被针刺了一下，鼻子不禁也有些酸，一种同情与可怜天下女人的心理猛烈撞击着他，使他禁不住张开手臂搂住这纯情而好看的现在已经是自己妻子的满族姑娘：“跟你开玩笑，干吗认真？假如我以后真的欺负了你，那死的不是你而是我！”

“不许说……死字儿，快吐吐……”她一下子捂住他的嘴。打那儿，邢志广的美满生活开始了。

……这会儿，邢志广一边拉着邢力手一边攥紧爱妻手，迎着冬天的寒风往家走。王淑云借月光雪光扬脸看着邢志广，问：“心情好吗？”

邢志广俯身在妻子耳边说：“回家我要告诉你件大事……”

王淑云愣愣地停住脚：“现在就说。”

“蒋厂长要调市里军管会工作，厂里的事以后要管得少了，主要叫我干，我怕干不好，给革命造成损失。”

王淑云沉了沉：“你能干好，就是添累了……”

正说着，打龙江饭店那边拐进永裕街一个头戴狗皮帽子，身穿羊皮大氅，脚蹬白毡靴的大汉，他叫邢普廷，是邢志广亲大哥的长子，岁数比他这老叔还大几个月，自小善钻营，头些年与白俄老毛子张罗起一个火犁（拖拉机）公司。白毛子当董事长，他当总经理。专事开发荒甸子，然后出租或出卖，据说赚了不少钱。

却说这会儿邢普廷心里好像挺急，从外县惶惶然来到松